

新世纪俄裔美国犹太作家移民叙事探析

刘文松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后,美国文学界迎来了屡获大奖的俄裔美国犹太作家群。国内对他们研究得不多。加里·施特恩加特的小说《俄罗斯初涉社交者手册》标志着美国俄裔犹太文学在21世纪的兴起。这批非常有才华的年轻犹太作家还包括马克西姆·施拉耶尔、安妮亚·尤里尼奇和埃伦·利特曼,拉拉·瓦彭亚等。其叙事作品(包括回忆录)的主题比较集中,包括俄裔犹太人移民美国的全过程:为什么从俄罗斯移民美国,通过什么方式移民,为什么要在意大利等国等待几个月后才能入境美国以及有些移民为何重返俄罗斯。

关键词:美国俄裔犹太作家 移民 反犹

作者简介:刘文松,博士,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小说。本文受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基金资助。

Title: The 21st-Century Immigration Narratives of Russian-Jewish American Writers

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has been witnessing the emergence of prize-winning Russian-Jewish American writers, though inadequately studied here in China. Gary Shteyngart's novel *The Russian Debutante's Handbook* marks the rise of this group of writers, which includes Maxim Shrayer, Anya Ulinich, Ellen Litman, Lara Vapnyar and others. Their works concentrate on the issue of immigration, probing why Russians want to immigr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why they have to wait for several months in other countries before entering America, and why some of them return to Russia after their arrival.

Keywords: Russian-Jewish American writer, immigrant, anti-Semitism

Author: Liu Wensong <wslu@xmu.edu.cn> i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361005), specializing in American fiction.

加里·施特恩加特 (Gary Shteyngart, 1972—) 的小说《俄罗斯初涉社交者手册》(2002) 标志着美国俄裔犹太文学在 21 世纪的兴起。这批 60、70 后犹太作家还包括马克西姆·施拉耶尔、安妮亚·尤里尼奇和埃伦·利特曼和拉拉·瓦彭亚等, 他们的英文作品纷纷在美国获得文学大奖, 其成功经验很值得华裔作家借鉴。其小说和回忆录的主题比较集中, 包括俄裔犹太人移民美国的整个过程: 为什么要从俄罗斯移民美国, 通过什么方式移民, 为什么要在意大利等国等待几个月后才能入境美国, 以及有些移民为何重返俄罗斯。

加里·施特恩加特是学者型小说家。他曾在访谈录中谈到他的创作观: “对我来说, 人物是最重要的, 但我也对很多观念非常感兴趣。同样, 我对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的日常生活也非常感兴趣, 还有不同的政治, 以及政治如何影响个人生活” (Brown and Celayo 29)。他最著名的两部小说是《俄罗斯初涉社交者手册》和《荒谬斯坦》。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塑造都很有特色, 主人公都在两三个国家里活动, 说几种语言, 具有国际视野。

《俄罗斯初涉社交者手册》这部处女作很幽默地揭示出俄裔移民被三种文化撕裂的感受: 俄罗斯文化, 美国文化和犹太文化。而这是几乎所有美国俄裔犹太移民小说的共同主题, 只不过具体的某一部小说或某一个作家有所侧重而已。其主人公弗拉基米尔很能代表年轻俄裔移民的共同经历。他的美国梦的曲线是: 青春期梦想被人接受, 大学期间梦想爱情, 两者都有了以后, 他梦想金钱 (116)。弗拉基米尔二十五岁时从事移民服务工作, 主要是帮助俄裔移民办理加入美国籍的手续。这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各种移民和他们碰到的问题。其他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移民, 讲述自己个人的移民经历。而这部移民小说的主人公从事移民服务, 视野更开阔。不仅包括主人公自己家庭的移民史, 还涉及移民群体和社区的一些共同问题。比如, 有人组织移民参加假的入籍宣誓活动, 发假证书, 然后从中牟利。等到要选举投票查验身份时, 才有人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美国人, 被骗了。这是其他美国犹太小说没有提及的内容。小说的主要情节之一就是主人公弗拉基米尔用这种方法欺骗了一个年长的俄裔移民瑞巴科夫被发现后, 被其儿子追杀, 差点丧命。衣服胸前挂满苏联军勋章的二战老兵瑞巴科夫孤身一人住在美国已有五年, 代表孤独寂寞的年老移民。他靠儿子从国外寄钱来用。遇到问题只好找社工帮忙。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加入美国籍。他说: “国籍就是一切! 没有祖国的人不算人, 是流浪汉” (22)。这反映了失去祖国的移民对美国国籍的渴望。而偏偏在这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上, 这位孤苦的老移民受到了同胞的欺骗, 花了一大笔钱却换来一张假证书。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弗拉基米尔已不是传统的充满感激之情的、奋斗者式的移民主人公, 而变成了不择手段赚钱的负面形象。在这个骗局败露之前, 瑞巴科夫为了感谢弗拉基米尔帮自己办理美国国籍, 把他介绍给自己在东欧当老板的儿子托利亚, 给他提供赚钱的机会。弗拉基米尔在欧洲替托利亚推行传销模式, 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到处拉生意, 还真有人上当, 花大钱向他买了子虚乌有的“份额”。整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和欧洲, 由这两场前后相连的骗局串在一起。前一个骗局的败露导致后一个不了了之, 因为弗拉基米尔被瑞巴科夫的儿子追杀逃离了欧洲, 回到了美国。这说明美国俄裔移民小说开始揭露移民群体内部的问题了, 不再把移民受苦的原因都归因于主导文化的压制或外部的反犹现象, 而是深挖移民群体内部的人性弱点, 反映某些

移民如何欺骗自己的同胞。小说书名中的“社交者手册”实际具有讽刺意味,或许改为“社交者警示”会更符合小说的主题。具体说来,美国俄裔犹太移民叙事关注的几大主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离开俄国(前苏联):为什么离开?(反犹);怎么离开?(邮购新娘)

俄罗斯人之所以要移民美国,与俄国的反犹主义传统有关。马克西姆·施拉耶尔(Maxim Shrayer, 1967—)的回忆录《离开俄国:一个犹太故事》(2013)揭露了前苏联垮台前反犹政策对一个普通犹太家庭的迫害。“马克西姆·施拉耶尔继承了巴别尔、纳博科夫和辛格等作家的优秀传统,把移民文学的宏大叙事带进了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文学,他那充满活力的文学声音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犹太文学的演变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刘文霞 58)。在《离开俄国》中,从获得以色列亲属请求亲人团聚的邀请函、递交出境申请的时候起,这个三口之家的两个主要从业人员就要从各自的工作单位辞职:当医学研究员的父亲从研究所辞职,教英语的母亲从外贸部辞职,回家等候审批结果。父母亲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有令人羡慕的工作。之所以做出移民的决定主要是遭遇了一些反犹事件。母亲单位的外语老师一般都会被派出国进修。但母亲从没有这样的机会。人事主管曾对她说:“你是犹太人……我们就是不能派你出国”(30)。父亲则是在博士论文答辩后受到了歧视,被迫比别人多花两年的时间修改论文后重新提交、申请博士学位(31)。这种歧视性对待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父母都想离开前苏联,去美国发展。

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家人递交出境申请等了一年后,成为了移民被拒签者(refusenik)。这个犹太群体可能只有在前苏联才有,其他的犹太文学中没有反映。这部回忆录用二十多页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这个家庭是如何变成被拒签者的,以及这个全国有五万多人的被拒签者群体开展了什么活动。这些被拒签者不能在原单位继续工作,没有收入来源,只能私底下打点零工。主人公的父亲原来是有博士学位的高级医学研究人员,被迫辞职后只能去小诊所上班,收入只有原单位的三分之一。父亲除了是科学家,还是作家,是前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已经签约准备出版诗集。但成为被拒签者后,他被作协开除,诗集也出版不了了。母亲原来是英语高级讲师,被迫辞职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因为公立学校都不原意聘用一个不爱自己的国家、准备移民到“敌国”去的英语老师。最后,只好到一个社区中心帮人补习英语。这样的被拒签者生活,这一家人一共忍受了九年。《离开俄国》的主人公和叙述者马克西姆是这个三口之家里的儿子,全书叙述的主要是他的经历。他从11岁到20岁这9年里,跟随父母过着被拒签者的生活,而且还得保守这个秘密,不能让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知道。所以,他一直过着双重的生活。而这一家人移民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儿子将来有更好的前程。马克西姆因为其犹太人的长相和姓氏,在中小学就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一个五十多人的班里,只有一两个同学属于“犹太”民族,大多数人都属于“俄罗斯”民族。当老师讲到与犹太人有关的话题时,同学都故意开他的玩笑,使他很难堪。他课后也常被同学捉弄和取笑。父母最担心的是儿子十八岁时面临着应征入伍的命运。犹太人在俄罗斯军队里会被迫吃猪肉,改变信仰,变成基督徒。历史上,很多犹太青年为了躲避入伍,往往采用自己砍掉一个脚趾等自残的方式,使自己的入伍体检不合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儿子越接近十八岁,父母想移民的心情就越迫切。最后政策有些松动,他们在美国大使馆的朋友和其他权威人士的帮助下,才获得了出境签证。

获得美国图书基金会“三十五岁以下的最佳小说家”称号和哥德堡犹太小说新人奖桂冠的安妮亚·尤里尼奇(Anya Ulinich, 1973—), 被誉为“天才女作家”。她的处女作《佩特罗波利斯》(2007)“从女性视角探讨了俄罗斯‘邮购新娘’在异国的曲折命运”(刘文霞 57), 反映了生活的艰辛和精神的孤独。有专门的公司培训和包装俄罗斯女孩, 包括提供虚假的出生证, 把年龄改大一点或小一点。邮购新娘公司把每个女孩的简历和各种姿势的照片放入精美的文件夹里, 拿到速配活动现场, 放到坐在台上的几个美国人面前, 让他们挑选。同时, 请打扮好的女孩一个接着一个上台, 同每一位美国男嘉宾说几句话以便美国男士确定挑选的新娘。见面活动结束后, 邮购新娘公司会通知哪个女孩被哪个美国人选中了, 并确定单独见面吃饭的时间。公司再拿服装给女孩, 并给她化妆, 教她见面时要注意什么等。这时可讨论具体的移民美国的时间和路线等问题。邮购新娘公司负责办理出国手续。女孩到达美国的机场后, 选定的丈夫来接她回家就算成功。《佩特罗波利斯》的犹太女主人公萨莎十六岁(证件上写的是二十一岁)时“速配”给了三十八岁的美国人尼尔。同他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后, 萨莎偷拿了自己的护照和订婚戒指, 从尼尔家逃走了。她用这种方式解除了和尼尔的关系, 等于说她只通过邮购新娘公司把这个比她年龄大很多的美国人当作她申请来美国的跳板。

高中都还没有毕业的萨莎能够成功“速配”, 让美国人尼尔看中, 实现了移民梦想, 这得益于其母亲的精心培养。这就引出了这部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俄罗斯犹太母亲如何培养女儿。萨莎的父亲在她十岁的时候就一个人去了美国, 然后就没有和她们母女联系了。可以说, 她是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和成功的。这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了不起的犹太母亲。从小就培养女儿的艺术爱好, 送她去学画画, 上培训班。后来, 戈德贝格太太挑选萨莎的画作寄给莫斯科的著名艺校, 使得女儿被录取。而邮购新娘公司正是从这所学校招募, 使得萨莎有机会成为新娘候选人, 最后实现了移民梦。母亲为女儿做出的更大牺牲是独自抚养萨莎未婚先孕生下的女儿, 而让萨莎移民美国。所以, 萨莎拿到美国绿卡后, 每年都回俄罗斯去看望自己的母亲和女儿, 出钱给她们改善生活。戈德贝格太太最后得了癌症, 从医院逃走, 一个人潜入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现已关闭的图书馆, 坐在自己的工作台前去世。一个人静悄悄地死去, 没有给其他人带来什么麻烦。这对犹太母女的关系很特别, 主要是因为母亲特别坚强, 有远见。

《佩特罗波利斯》的犹太女主人公萨莎的父亲维克托·戈德贝格的移民方式最接近中国人去美国的方式——应邀访美。美国女学者海迪在写关于苏联航空技术发展史的博士论文, 发现维克托已故的父亲曾是一位与此相关的重要科学家, 于是写信给维克托, 希望他提供一些相关信息。维克托于是在妻子的建议下, 要求去美国面见海迪。海迪就给他寄来了邀请函, 帮助他申请旅游签证去美国。这是移民美国的捷径, 不用像大多数俄罗斯移民那样经过漫长的等待期(221), 很快就能赴美。维克托到美国见到海迪后, 同她结婚, 断绝了同俄罗斯妻女的联系。萨莎通过邮购新娘公司到美国后, 经过长时间的寻找, 终于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在网上找到了海迪的住址, 才又见到了父亲。父女两人的经历代表了俄罗斯人的两种移民方式。这两种方式都只适合一次一人的个人移民, 如果要全家一起移民, 则只能成为移民被拒签者, 经过长时间等待审批, 拿到前苏联的出境签证后再到意大利等国申请和等待美国的入境签证。

二、中途等待入境美国

马克西姆·施拉耶尔的自传性小说《等待美国: 一个移民故事》也“讲述了移民途中的经历: 刚刚获得自由的欣喜、文化冲突带来的诧异和身处异域的无助”(刘文霞 56)。这也是美

国其他移民小说里没有提及的内容：刚从前苏联出国的人必须在欧洲某国如意大利等待几个月、甚至更久，才能拿到签证入境美国。因为他们不能直接在前苏联申请美国的入境签证，只有离开前苏联，到了维也纳机场后才在犹太移民援助会的帮助下开始填写申请材料。要等几个月才能拿到美国的入境签证。

具体的等待过程：前苏联移民拿到出境签证时必须上交自己的国内护照（身份证），离境后成了无国籍难民。他们乘飞机先到维也纳，在机场受到犹太移民援助会人员的接待，登记姓名后，每人发点零花钱。然后，由专车送到指定的小旅馆休息，等待面试和体检。犹太移民援助会总部在纽约，负责在维也纳机场接待前苏联犹太移民，帮助他们填写表格，申请以难民资格入境美国，然后送他们到意大利等待美国入境签证，把他们送上去美国的飞机，并安排人员在美国机场接待他们。这是从维也纳机场到美国机场的一条龙移民服务。显示出国际犹太组织对世界犹太难民的全方位援助。这种周到的服务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上百万的俄裔犹太人顺利地移民到了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

三、抵达美国、打工生存

抵达美国后如何打工生存是所有移民小说描写的重点。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犹太移民小说都曾涉及到这一主题。21世纪的俄裔犹太小说同样会描写新移民的打工经历。不过，侧重点有些不同。女性移民主要到富人家里做清洁和看孩子。小说重点描述她们面对美国雇主时的心理感受和文化差异。

埃伦·利特曼的小说《美国的最后一只鸡》（2007）描述了俄裔犹太家庭因移民产生的代际冲突，特别是子女同父母的矛盾：父母英语水平有限，在美国找不到工作，要完全靠子女的收入生活。这种经济状况完全改变了他们在俄国时的以父母为主导的家庭权力关系。老一辈觉得他们越来越不被尊重，同子女越来越疏远。子女越美国化，越觉得父母落后。小说由几个故事组成。在其中一个故事中，女主人公玛莎给一个有钱人家看孩子。有一天晚上，玛莎和雇主一家在街上看见了自己的父母。雇主打招呼时，玛莎的父母非常尴尬，因为穿着俄国衣服觉得低人一等，很快就离开了。这种场面会进一步恶化他们这个移民家庭内部的矛盾。这种“‘侨易’现象十分普遍，甚或说就是一种规律。犹太移民到达美国后所经历的‘第一次冲击’、他们在与美国‘互动’中所发生的‘易变’以及美国犹太作家的移民经历及其作品，都十分生动、翔实地阐释了‘物质位移、精神质变’这一基本原理。犹太移民所经历的不同形式的移居生活有一种浓郁的客民色彩，不仅给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变化，而且还规约着他们的文化定位和价值取向”（乔国强 20）。

四、回访俄罗斯

曾经费了很大周折移民美国的一些俄国人，并不能决绝地忘掉故土。在美国打拼几年、拿到绿卡后，还是会找机会回俄罗斯看看，因为那里有剪不断的文化纽带和忘不了的亲人。安妮亚·尤里尼奇在《佩特罗波利》的后半部描述了女主人公几次回访俄罗斯，去看望她的母亲和女儿（萨莎十五岁时未婚先孕生下的女儿，一直由萨莎的母亲抚养）。每次回去都带来不少吃的东西和小孩的玩具。她把美国的富裕同俄罗斯的贫穷作对比。更加坚信自己当初出国的决定是对的，也就是说，只有移民美国才可能改善生活。最后一次是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后，她回俄罗斯去把年幼的女儿接到美国读书。

马克西姆·施拉耶尔在《离开俄国：一个犹太故事》里，也提到他1993年成为美国公民后几次带着家人回到俄罗斯，去重访故地，看望老朋友。有些老同学已死于阿富汗战争和车臣冲突，有的因酗酒而死，有的被街头流氓杀害（xix）。他把自己同没有移民的老同学的生活作比较，也更加坚信自己当初出国的决定是对的。在美国生活了多年后再回到自己的故土，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外国人，已经没有归属感了。

21世纪美国俄裔犹太小说区别于美国早期的移民小说（如玛丽·安亭的《应许之地》）的一个特色是互文性：小说经常提到著名的俄国作家的名字，引用他们的作品。只知道这些俄国作家的中文名字的中国读者在这些英文小说里又遇见他们时，常会觉得眼前一亮，好像见到了老朋友。于是，更加佩服这些年轻的俄裔犹太作家的学识：他们把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随手引入自己的小说里，好像是虚构的小说人物的朋友似的。这类“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再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陈永国 213）。比如，在加里·施特恩加特的《荒谬斯坦》（2006）的第一章里，主人公米沙和几个朋友在湖边钓鱼休息时唱歌。米沙接着一个朋友的话说：“普希金如果活到今天的话，他肯定是个说唱歌手。”小说在第九章提到米沙的情敌时，一个人物讽刺道：“他自认为是犹太人里的纳博科夫呢。”在第四十一章，小说的对话中出现了这么一句：“如果约瑟夫·海勒还活着的话，他们说说不定会把他请进董事会的。”美国犹太小说家约瑟夫·海勒的名字在俄国人物口中脱口而出，很有深意。说明小说里不光提到俄国作家，还具有国际视野。小说人物对美国作家也不陌生，说明其阅读面之广。与以往的底层移民不同，俄裔犹太移民小说的主人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另外，这也透露出《荒谬斯坦》受到了约瑟夫·海勒的影响，与《第二十二条军规》有同样的喜剧幽默特色。

在互文性很强的《缪斯回忆录》中，拉拉·瓦彭亚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缪斯”柏丽娜为原型，讲述了谭娅从追星到不堪忍受折磨最终成为著名作家的故事。谭娅在前苏联时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妇波琳娜的回忆录很感兴趣，想当一个类似的缪斯，为著名作家提供创作灵感。到美国后，果然在一个书店的作品朗诵会后结识了著名作家马克，并同他相恋，观察这位作家的生活，准备当他的缪斯。谭娅曾同马克讨论其正在创作的小说情节，但因为英语不够好，只理解表面情节，却不能体会其深层含义，提不出真正具有建设性的建议（176）。其恋情的结局也与波琳娜的相似：都是离开早先崇拜的作家，另爱他人。小说的结构是以写谭娅在移民美国前后的经历为主，其中穿插波琳娜的回忆录的章节，并记录谭娅阅读回忆录时的反应，其中包括她对波琳娜的某些行为的不同意见，说“你不能这么做”等等，似乎是读者在同书中的人物对话。作为移民，谭娅的成长道路也有启发性。她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专业，到美国后读了研究生，论文题目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俄罗斯的家庭生活》。俄罗斯学者在美国研究有关俄罗斯的历史文化，能取长补短，发挥其对母国文化很了解的优势，在同美国同事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比如，美国人在拍美国版的《安娜·卡列宁娜》这部电影时，就聘请谭娅当文化顾问。作为移民，能被美国人聘为顾问，也算是小有成就。

进入21世纪后，美国少数族裔文学迅速发展。“美国的少数族裔文学发展和研究给予其他国家带来了一些借鉴和反思。我们从美国少数族裔研究趋势、方式、发展的情况中，应该更多汲取其理论态度，并理解族裔文化发展表象下的深层意义”（张琼 30）。美国俄裔犹太作家群那些揭露俄罗斯反犹历史和现状、具有强烈的互文性的移民叙事让人看到了美国文学新的希望。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 Brown, Sara, and Armando Celayo. "I Am the World, I' ll Eat the World: A Conversation with Gary Shteyngart." *World Literature Today* 2(2009): 29-32.
- Chen, Yongguo. "Intertextuality." *Key Word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d. Zhao Yifan, et a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 [陈永国:《互文性》,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 Litman, Ellen. *The Last Chicken in America: A Novel in Stories*. New York: Norton, 2007.
- Liu, Wenxia. "Russian Writers: 'New Voices' in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Developments* 3 (2014): 55-58.
- [刘文霞:《俄裔作家:美国犹太文学的“新声代”》,《外国文学动态》2014年第3期,第55-58页。]
- Qiao, Guoqiang. "On the 'Immigrants' Changes' in Jewish American Immigrants and Jewish Literature." *Journal of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2015): 20-29.
- [乔国强:《试谈美国犹太移民与犹太文学中的“侨易”》,《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20-29页。]
- Shrayer, Maxim. *Leaving Russia: A Jewish Story*. New York: Syracuse UP, 2013.
- . *Waiting for America: A Story of Immigration*. New York: Syracuse UP, 2012.
- Shteyngart, Gary. *Absurdist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06.
- . *Absurdistan*. Trans. Wu Yu.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09.
- [加里·施特恩加特:《荒谬斯坦》,吴昱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
- . *The Russian Debutante's Handbook*.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02.
- Ulinich, Anya. *Petropoli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7.
- Vapnyar, Lara. *Memoirs of a Muse*. New York: Vintage, 2006.
- Zhang, Qiong. "Where Is My Home?—Talking from American Ethnic Studi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04): 30-35.
- [张琼:《何处是家园——从美国文学的少数族裔研究说起》,《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30-35页。]

(责任编辑:白雪花)